

只有人

把別人認為不是人的傾向是我們的本性之一。
我們如何避免這個傾向呢？

撰文：Frank Bures

最近有一天，我開車沿著我家附近的一條狹窄街道行駛。在我面前，兩個自行車騎士佔用了大部分車道，而且，車速都大大低於限速，就像自行車騎士常做的那樣。當我們緩慢前進時，我越來越生氣。為什麼他們不走路旁邊的自行車道？他們為什麼不靠邊一點，我們才能通過？這些人是誰？

最後，我繞過他們，我這才稍冷靜下來。但我對我的反應感到驚訝。畢竟，我自己也是個騎自行車的人，而且我一直受到開車人的辱罵。但在那一刻，我沒有把自己也看成自行車騎士。我無法想像他們腦子裡在想什麼。他們就像騎在兩個輪子上的外星人。就好像在我這樣的人和他們那樣的人之間畫了一條線。

這是一個被稱為「非人化」的思想過程，聽起來像是只會發生在納粹死亡集中營、柬埔寨屠殺場或盧安達路障上的事情。但事實上，我們每天都在畫這些線，而且往往不知道我們正在這樣做。

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心理學教授尼克·哈斯拉姆(Nick Haslam)是非人化問題的主要思想家之一。為了衡量



開車人如何把自行車騎士非人化，哈斯拉姆和他的同事對400多人做了問卷調查。一個典型的結果是，55%的非自行車騎士認為騎自行車的人「不是100%的人」。(30%的自行車騎士也認為開車的人「不是100%的人」。)

哈斯拉姆說：「有些開車的人比其他人更願意說自行車騎士比其他人更原始、進化更慢，或更像動物。」

在非人化研究的早期，為了了解人們怎麼會對其他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族群上。最近的研究表明，非人化的態度可以針對任何人：婦女、病人、移民、精神病患者、無家可歸的人。

研究人員還證實，非人

化不是非黑即白。非人化有程度，甚至種類之分。哈斯拉姆所說的「動物性」非人化是感覺另一個群體的成員沒有我們那麼像人。我們認為他們有基本的情緒，如喜悅、憤怒、恐懼和驚喜，但欠缺較複雜的情緒，如自尊、景仰和悔恨。我們認為他們缺乏「人的本質」，或者認為他們是一種動物，需要我們這些較進化的人去督導。

在哈斯拉姆的模型中，非人化的第二種主要形式被稱為「機械性」非人化，我們認為人們不僅缺乏人類的要素，而且缺乏人的本質。我們認為他們不是人的要素較少的人，而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比如機器、機器人或空容器，其行為皆源自冷冰冰的私利。

當我們在我們自己和別人之間畫出這些界線時，有時我們輕輕畫一條線；有時候，我們建造一面堅不可摧的牆。就好像我們腦筋裡有一個可調亮度的開關來把別人的人性調暗。調得越暗，我們就越難去想像這些人的思想或心理。哈斯拉姆說，我們這樣做有很多原因。「有時，我們把人看成不是人，這樣我們可以更容易傷害他們，但我不認為這是最

常見的原因，」他說。「很多時候，這只是人類諸多普遍傾向之一，我們傾向於喜歡我們所屬的群體，更勝於其他群體。人們往往認為他們的「群內」比「群外」更優秀、更有人性。這個傾向可能扮演一種進化功能，來促進與自己的群體建立緊密連結的。」

在時間的迷霧中，這種認為我們自己的群體比其他人更人性化的傾向，有利於小部落在充滿敵意的世界中生存。雖然我們不再生活在小部落中，但我們之中有一部分人仍然想找到我們群體的邊界，保衛它，把裡面的人看成比外面的人更人性化——即使理智告訴我們事實並非如此。

我們非人化的能力潛藏在非常深的地方，我們甚至在大腦中可以觀察到。2006年，普林斯頓大學的科學家蘇珊·菲斯克 (Susan Fiske) 和拉薩娜·哈理斯 (Lasana Harris) 發表了一項研究，他們將 22 名學生放入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fMRI) 機中，使他們能夠查看血液流向和大腦各部分的激活情況。學生們在成像機中會看到對象或人的照片，這些對象或人的照片看起來符合某些社會定型觀念，例如中產階級、有錢人、老年人、殘障者和無家可歸者。

大多數照片激活了我們大腦中用於社交認知的那些區域。當我們想到另一個人時，就會發生激活大腦的情況。但是兩個群體——無家可歸者和

吸毒者——沒有引起任何激活動作。他們沒有被視為人。

菲斯克預料到這一點。她一直在發展一種被稱為「刻板印象內容模型」的非人性化理論，在該理論中，我們用兩個標準來衡量我們所遇到的人：熱情和能力。「對於您不認識的人，您需要了解什麼？」她說。「首先，您需要知道他們的企圖——是好的，或是壞的。如果他們的企圖是好的，那麼您會更信任他們。如果是壞的，您就不會信任他們。然後，您需要知道他們是否能按照自己的企圖去做。因為如果他們不能按照自己的企圖去做，那麼他們對您來說就不重要了。能按照自己的企圖去做就是有能力。」

這兩個衡量尺度形成一個正方形，其中有四個象限，我們用這四個象限來把我們遇到的人分類。我們認為像我們一樣的人既熱情又有能力。我們羨慕的人是我們認為有能力但不熱情的人（想像華爾街銀行家）。我們把我們憐憫或同情的人看成有熱情但沒有能力（殘障者或老年人）。那些既沒有能力又不熱情的人，我們完全視之為不是人類。

菲斯克的群組大致相對應於哈斯拉姆的機械性非人化（冰冷／有能力）和動物性非人化（溫暖／沒能力）。但是她為非人化程度更高的人群添加了一個類別，對這一群人我們只感到厭惡。我們在自己和其他人之間畫出的界線所構成

的景象絕非單純，但研究人員開始將它繪製出來。下一步是想出如何使界線模糊或消除界線的方法，從而擴大人類的範圍。把人重新人化。

這項工作的一部分是在 20 世紀隨著國際主義的興起而完成的，扶輪、聯合國、紅十字會和其他促進人們對人類理解的組織便是在國際主義的浪潮中興起。誠如《世界人權宣言》第 1 條所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平等。人類天生有理智和良知，彼此應該本著兄弟手足的精神來互相對待。」我們渴望達到這一境界，即便我們有時並未實踐。從在困境中掙扎的小部落開始，我們已經走過了漫長的路。但是，總有更多的進步尚待實現。

菲斯克找到了一種扭轉非人化的方法。背後的想法很簡單：強迫自己從別人的角度看待事物。為此，她進行了一項研究，在該研究中，她只是詢問成像機中的受檢測者被非人化的人是否喜歡吃某種蔬菜。這個奇怪的問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大腦的社交認知區再次亮起。事實證明，如果不將某人視為一個人，你就無法想像他喜歡什麼。

「如果你去想某人腦子裡在想什麼，」菲斯克說，「他又變成了人。」

法蘭克·布雷斯是《瘋狂地理》(The Geography of Madness) 一書的作者，經常投稿給《國際扶輪英文月刊》。